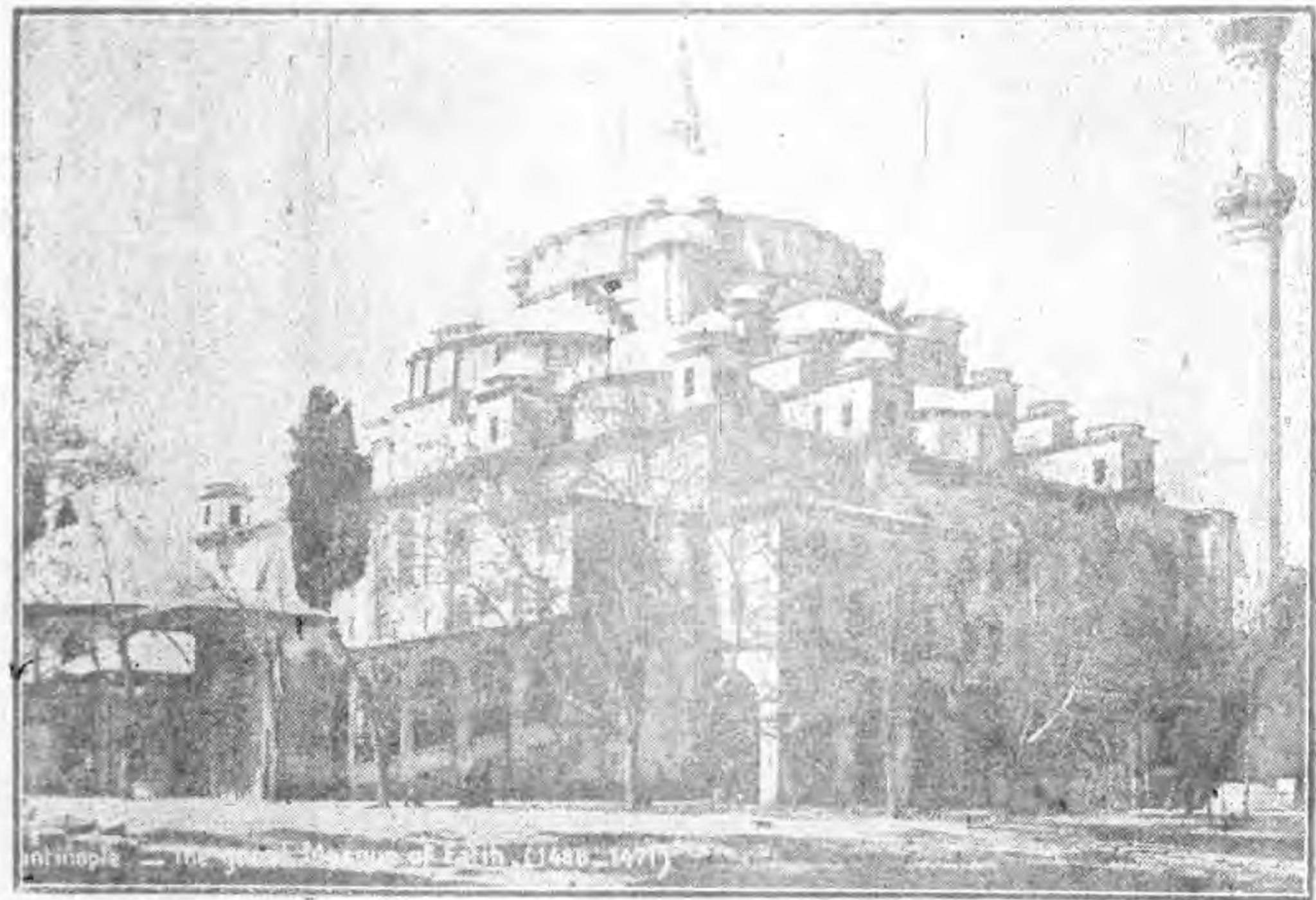


第二卷 第六號



北平清真書報社正道雜誌社發行



法堤（即開皇）禮拜寺

！徵求各地代定處！

本雜誌自第二卷第一號起，增加印額；爲廣播教義，及便利各地閱者定閱起見，徵求各地代定處，如有欲任代定者，請向本社發行部，索取詳章，一定得到滿意的回答；代定後有豐厚的酬報！

北平清真書報社正道雜誌社啓
牛街

第二卷 第六號 目 錄

- | | | |
|--------------------------------|-----|-------|
| 清真寺和伊斯蘭民衆..... | 知途 | (137) |
| 穆罕謨德與耶穌(續)..... | 之隨譯 | (141) |
| 漢譯古蘭經..... | 道 | (143) |
| 中國回教人應當用其固有的優美本性來作積極的救國事業..... | 廷 | (147) |
| 落伍..... | 迢 | (151) |
| 願天下迷途人都歸了正道..... | 志遠 | (154) |

通訊

- | | | |
|--------------------------------|---|-------|
| 看了正道七八兩號後與編者及海朗諸君的商
確書..... | 濟 | (155) |
|--------------------------------|---|-------|

插圖

- | | |
|-----------------|-----|
| 法提(即開皇)禮拜寺..... | 封面裏 |
|-----------------|-----|

清真沐浴禮拜教科書

沐浴和禮拜那是正功的主命；凡是穆斯霖，就當遵守它，不能或棄。既是這樣，我們對於它的儀式，就得詳細研究，以期禮拜之成就。本社為應實事的需要，曾編輯了繪圖的沐浴禮拜教科書，以應學校之採用。近因繪圖對於各種儀式，多不正確，本社乃延聘馬中道先生，表演禮拜及沐浴，復用拍像機攝照，更轉製銅版精印成書，每本只售一角。要研究禮拜和沐浴儀式的教徒們，快來買吧！下面是該書中圖像的二個：

北平牛街清真書報社啓



清真寺和伊斯蘭民衆

知途

清真寺是誰的？

敕建的也好，民衆醵資修造的也好，清真寺之爲伊斯蘭民衆大家所有，這是毫無疑義的。猶之乎學校，即便是私立的，并且暫時爲一二人包辦着，如果有人說這學校便是他的私產，我們抵死也不能承認。何況清真寺的性質，壓根兒就和廟宇或禮拜堂不同。廟宇的住持，禮拜堂的上級主管團體，都是有絕對的權力的，試問禮拜寺的住持是誰？上級團體是甚麼？既然都沒有，當然要以大衆作他的主人了。某地的清真寺，往近裏說，認他是附近居民的；往遠裏說，認他是全世界伊斯蘭人的，也無不可。所以清真寺是大家的，是公有的，這一點最要認清！

清真寺應由誰來管理？

清真寺既是大家的，就應由大家來管理，這也毫無疑義。但是，過去和現在清真寺裏的情形，管事的人，不出二類：一爲鄉老，二爲掌教。鄉老和掌教，是否能代表民衆？能否把寺政辦好？不消說是不能的。且先說鄉老：在當初制定寺政

組織的人，把清真寺管理大權交給鄉老，總算很費苦心。至少鄉老不是世襲的，一旦不孚衆望，不難逐而去之，比較地可以少生把持壟斷的事。不過，這種制度實行久了，也自有其流弊。第一，鄉老因為老的關係，頑固、消極、退化是他們的特徵，作出事來，萬難使人滿意。其次，清真寺用鄉老管事，本應採人才主義，而習慣上總是錢財主義，即權力的大小，以所出的乜帖之多寡為正比。鄉老本身，既認定盡了出錢的義務，就該享干涉寺政的權利，別人也默認他理應如此，不以為怪。智識能力夠不夠，他們腦子裏直沒想到這一點。有了上述兩種事實作原因，遂使鄉老多半是老而無才的人物，寺政由他們主持，其糟已可推知。再加上一些識見卑淺的人，慕鄉老之位尊勢大，也希圖在伊斯蘭社會中居特殊階級，於是鑽在清真寺裏作個「鄉少」或「鄉半老半少」。這種人對於教務，無非視同消遣，裝裝門面，和轉譯子或油漆大門的用意差不多。識見不高，遇事還要胡出主意，一語不合，便互相打罵起來，他們所加惠於宗教的只是破壞，寺政受他們的影響，更弄得沒辦法。至於那種藉管理寺政的機會而從中取利的，其行為尤不可恕，更是我們所要

睡棄的了。

上面說的許多話，絕不是有意挖苦人，目的只在證明鄉老治寺有許多毛病，以後不應再繼續下去。自然，潔身自好的鄉老也多得很，他們沒有上述的惡習，想不會對本文發脾氣。

掌教干涉寺政，根本上就不合法，此理盡人皆知，勿須詳論。他們所以能攫得寺政權，或是因為清真寺裏的鄉老少，或是因為鄉老雖多而力量薄弱，於是媽木專政者有之，二師傅攬權者有之，流弊所至，當較鄉老為尤甚。

鄉老和掌教之不宜於管理寺政，既如上論，聰明的人，遂另立出新名目來，什麼理事會呀，委員會呀，表面上固然新了，骨子裏則換湯不換藥，依然是舊日的鄉老盤據其中。就以這次北平牛街西寺說，理事三十人，舊鄉老倒佔了二十，這樣不澈底的改革，除去被一二野心家利用一下之外，別無好處。今日所謂理事，怕還不和舊日的鄉老是一邱之貉？

至於我們的主張，簡單地說，就是管理寺政的要真正的民衆代表，以人才為前提，採普選的方式。親愛的伊斯蘭同胞們，對此定表同情罷。

清真寺對伊斯蘭民衆應負些甚麼責任？

現在的清真寺大半在不生不死的狀態中。一座大殿，幾間水房，有人在禮拜；一位阿衡，幾名海里凡，應名兒在教學：這樣度着光陰，以爲清真寺再沒有其他責任了。殊不知清真寺是唯一的教務機關，所負的責任異常重大，像訓練教民，宣傳教義，造就優良的宗教師，保存并印行伊斯蘭書籍，調查民生狀況，改良社會風習，……舉不勝舉。可憐現在清真寺的負責人，你問他附近回民有多少，他都會瞠目無以對，還談甚麼調查民生，改良社會？對教義有甚麼疑問，找阿衡請教，他會板起面孔，瞪你兩眼，還想讓他訓練教民嗎？所以要想使清真寺切實地負起他所應負的責任，還須先解決人的問題。

伊斯蘭民衆應怎樣利用清真寺？

清真寺被鄉老和掌教把持的結果，遂封閉起來，成了「宗教重地，閒人免進」的處所，沐浴禮拜之外，再沒有其他用處了。其實清真寺乃是伊斯蘭民衆精神寄託的中心，如果充分利用他，很可以收聯絡團結之效。圖書館，講演所，各類學校，臨時會場…………，只要容得下，無往不可以利用清真寺這公開的場所。像北平教子胡

同清真寺，後面有一大片地荒蕪着，不知他們看見沒有？難道種些花木都不懂嗎？並且民衆不知利用清真寺，對他也就不很關心，這與寺政的蠶敗，又有因果關係。

把上面四段意思總括起來，再說幾句：清真寺是大衆的，應該把他還給大衆；清真寺是有重大使命和作爲的，應該合理地管理他，使他發展到如我們期望的地步！

穆罕謨德與耶穌之隨譯

(續 前)

其次，我們看看古蘭裏關於起死回生是怎樣的說法。它也談到聖先知之起死回生。它這樣說：「喚，信真宰的人哪！當真宰和他的使徒召選你指給你什麼能使你得救的時候，應他的召選吧。」(8：24) 對于真宰之諸先知間的招怨恨的區別引起了不少的錯誤，所以當可蘭裏論到聖先知的起死回生，意思是說給那些死於愚魯的以精神的復活，但當說耶穌之起死回生時，都看成使那些身死者回生了。為什麼同樣的話而用不同樣的意思去想呢？關於這種意思，古蘭裏說得很明顯：它有

很多地方談到死，那都是說精神的死，它說起死回生也是說精神的復生。下面舉幾個例，因為這點很引起了不少的誤會。在一個地方它說：「死了的人，我使他回生，並給他光亮，使他走向人羣。這和使那沈於黑暗的走向光明不是一樣嗎？」在這裏，我們可以清清楚楚看到死人復活的意義了。這樣不是說將已離體的靈魂招回，乃是說人的精神方面的死與生。又一個地方說：「自然，你不使死者得聽見，也不使聾子得聽見，當他們已失去原態的時候。」(27：77)，注意這裏的“死”與“聾”。他們都是在一種情態之下。先知不能使他們得聽見當他已然失了聽覺並且死去。同樣別的地方也說過：「活着的和死去的是迥乎不同的。自然，真宰使他所喜悅的得聽見（得救），而你不能使在墳墓裏的得聽見。」(35：22)，可是這不是說先知不能使精神的死者得生，（得救）。這所含蓄的只是說先知不過是屬於人類的，他不能作不可能的事：就是說他不能使在墳墓裏死人復活。

由此看來，那是很明顯的，古蘭裏所說真宰之諸先知的起死回生，都是指精神方面的死與生而言，並且所說聖先知穆罕謨德與耶穌基督之起死

回生也是屬於這類的。我們想一下古蘭裏所提到的在「審判日」之前不能復活，那就更明顯了：「真宰取了那些死者的靈魂，並且一經判死，絕無回生的可能。」(39：42)這節，結果證明了古蘭裏並沒有說真死去的可得回生。下面這節也有同樣的主張：「直到一個人的將死，他要說：真宰呀，使我活吧，使我活吧，我也許偶然在今世作些好事。但這絕不可能，他不過是那樣說說而已。」(23：99)所以，這很清楚的告訴我們，無論誰及入死之門，絕無出來的可能，就是說絕不能復生。

在世界上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惑亂古蘭裏的確言，一經死去的人絕不能回生到今世來。(未完)

漢譯古蘭選道

亞新章

我依主宰——仁慈的，慈愛的——之名義起始。

亞新呢，我以有奇蹟的古蘭宣誓：確實，你是專使，以莊嚴正路為立場的。權衡，慈愛的主宰，頒佈了古蘭，因為警戒那般群衆——沒警戒過他們的先人的一——他們是些昏庸者。的確，言語由他

們的許多人上證實了，可是他們仍不信仰。一定，我用枷鎖着他們的脖子，迄至下頸；他們揚着頭，閉着眼。我用一個縵幕照着他們的前邊，又用一個縵幕照着他們的後邊，把他們遮着了，他們什麼也看不見。可是警戒，或不警戒，他們總是那樣——他們不信仰。你要警戒追隨真言和因為信仰未見而敬畏仁慈者的人。你傳佈好消息——教育和大賜與。一定我回生了屍體，與記錄他們的前踪後跡；一切事物的核算，是依據明確的記錄。

于專使來到的時候要為他們演說故事——田野間居民的故事：當我差遣兩個專使到他們那裏時，他們不相信；我為增援，又遣去第三個。他們說：確實，我們是遭到你們這裏的專使。他們說：你們沒有什麼，不過和我們相同的人罷了！仁慈的主宰沒有下降什麼東西，不過你們說誑言罷了！他們說：養育我們的主宰知道，一定我們是你们的專使，我們沒有什麼使命，不過作傳達罷了！他們說：一定的，我們的災殃是因為你們的不幸，若是你們不停止宣傳，一定我們用石頭打你們；那麼，痛苦之刑將要到在你們身上了！他們說：你們的災殃伴着你們，只好來聽從勸告；否則，你

們成了昏愚的群衆。當這個時候，由遠路的城中奔來一人。他說：「喂，羣衆呀！你們追隨專使吧！要追隨那個人，他不向你們索代價的，他們是引導者。為什麼呢，我不崇拜那個——創造我的主宰？你們向他上歸宿的。可以麼，除他之外另舉主宰？要是仁慈的主宰打算陷害我的時候。他們的拯救對我沒有利益，更不能解脫我。這樣的事情實現了，我就確立于彰明的歧途中了。真的，我信仰養育你們的主宰；聽，「你們進樂園去」，他說：「我很希望我的群衆知道，這是養育我的主宰的救宥；並且我成了光榮者。」在他死去以後，我沒下降天兵到他的羣衆上，並且我不是降災者。不是什麼，不過大喊一聲罷了！那時候他們盡歸殲滅，好可憐呀！那些人，專使不來則已；否則，他們嘲弄他。沒有看見麼？我沈淪了他們以前的好多群人，他們不能歸回。一切都沒有則已，否則，都立在我的面前。

死的大地是他們的表徵：我使它生，復由它上長出禾苗來，他們好食用它。我使它成了美麗的花園，並且長出棗子和葡萄來，更開鑿了水泉，為的是他們食用它的收穫。這不是他們親手所造，為什麼他們還不感謝主宰呢？贊美那個主宰光

榮，他創造了萬類——生於大地的，生於人體的，以及人不知道的那一切。——寅夜也是他們的表徵：我從它上披出白晝來，忽然又使它黑了。太陽走到它的休息處，那是權衡者全知者的預定。太陰，我給它設定了宿宮，迄至變成乾棗樹條子。太陽不能趕上太陰，寅夜不能快過白晝，可是都在天空中遊行。我使他們的後裔搭上貨船，也是他們的表徵：我為他們創造了類似它的那些給他們乘坐，若是我願意了，我淹溺了他們；不但沒有拯救他們的人，並且誰也不能給他們解脫；惟有由我上的慈惠和可享用的時機。人和他們說：你們要憂懼你們前邊和後邊的一切，你們或許得到慈惠。若是養育他們的主宰連啓示中的一段都沒有下降則已；否則，他們離棄它。當人和他們說：你們要佈施主宰賜給你們的那一切的時候，叛徒們便和信徒們說：為什麼我們給他們飲食呢？假設主宰願意，他便賜給他了。你們沒有什麼，不過確立於歧途中罷了！他們說：什麼時候才能實現這項約會，若是你們是誠實者，實有可能性。他們什麼都看不見，不過大喊一聲罷了。它縛着了他們並且他們互閡，他們無暇留遺囑，更不容回歸寓所。

中國回教人應當用其固有的優美 本性來做積極的救國事業

廷

現今我國外侮雖是這麼緊張，可是內亂仍然是在醞釀着，社會上的情形，也都異常混亂起來，尤其是人們的道德，更是一落千丈的不堪言了。這些現象都是我們見慣聞熟的家常便飯，當然無須我來贅述。我們試想一國若是這樣下去，恐怕牠的生命也就是一息一呼了！

國家的興亡做人民的個個都要負些責任，所以說我國的回教人既然是一部分的國民，當然應當拿出主人翁的資格來負起這救國的重大擔子。

可是國家是怎樣的救法呢？赴前線殺敵嗎？也不過是空擲頭顱，于實無補。現身政治舞台嗎？不是我們這時應當做的，既作我想也不可能。至于貼標語，喊口號，也只是虛飾其救國之名，更不可謂什麼根本辦法。那麼我們要走那一條路呢？我想唯一的步驟，是先要考察一下我國之所以致此不可收拾的原因，然後再採取個適宜的辦法來，實行極積工作。

談到我國弱腐的原因，雖是很複雜的，然而

若就廣義的觀察起來，也不過是因我國國民沒有一種「中心的信仰」，所以道德是極端的卑劣下來。人民更無絲毫的犧牲心，所以大多數的人只徒自私自利，彼此勾心鬥角，互相爭奪。于是國政紊亂，漫如散沙，經濟破產，外侮何以不來，這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嗎？我們做國民的要想挽回這種危機，不得不先有一種中心的信仰，認定牠是解決我們恐慌的唯一良策。再在消極的方面要自己約束自己的行為，無論是個人的道德，或公共道德，都不可墮落。因為牠可以維持一切有利于國家社會的事業。在積極方面，是要精誠團結一起，按這信仰努力去開發。現在我們所需要的事業，如鼓勵生產，發展教育等等………。

我國的回教人雖然有教條為其中心信仰，可是牠們對於國家的貢獻還是缺乏的很，這也是因為自己不肯努力的緣故，同時他們所處的環境是很惡劣，結果呢，反而成為落伍的國民，他們在中國的大團體裏是無聲無嗅的了。但是朋友們！我們不要因此灰心，因為我們這幾千萬的回教同胞，還據有二種堅而不拔的優美本性，這個我們是不可忽略的。第一就是團結力，這大概是因為信仰和習慣相同的緣故，所以結得特別濃厚。第二

是堅忍剛毅的個性，可惜我們雖然具有這兩種盡善的特性，然未能使牠擴大和充分的施展出來。例如團結力雖大，而只能於回教人被他人欺凌時才能顯示出來，在平時很少有些組織的。要利用這團體來作些社會上的大規模生產事業，廣汎的慈善機關，教育事業，或其他一切為人類謀幸福的大組織。又如他雖有這堅忍剛毅的天性，而只能應用於消極的不犯教規的方面，這好像有點自私自利的。（或者是因為怕宗教上的責備才去遵守的）例如：一逢回教大典禮日，無論操那一種職業的人，那天都把他的工作停止下來，齊集在禮拜寺裏，作禮拜去。男女老幼都能嚴格遵守這不很方便的禁食條例，尤甚的是每到齋月，都能在晝間不進一滴飲食。這種堅忍剛毅的精神真很令人驚服的！但是這種精神並沒有推廣出去，應用到聖可蘭和聖先知提示我們所要作的積極的工作——為人類謀幸福的工作上，這未免太可惜了！

現在我國回教人要想救中國或更欲謀社會與世界之利益，必須本着我們的信仰，然後第一應當擴大去利用我們那團結的特性，因為現在的世界文化，日益進步，各種事業也極其複雜了，所有什麼事業都不是簡單的，而都需用多量資本和多量

的人分工合作，才能存在，才能發展；否則什麼事都少有成功的希望。第二是每個人都將我們那堅忍剛毅的精神盡量的施展於各種事業上，就像蘇俄人民之克勤克苦節衣縮食的努力工作於五年計劃似的；因為我們既是事事落後而同時人家外國的各種事業又都有一日千里的長續的進步，所以我們必須克勤克苦節衣縮食去努力工作，以趕起追之，否則恐怕愈來愈要落後的了。

假若我們真能本着我們的信仰，然後再以上面那兩種優美的特性為條件，去作中國急需的事業，——也就是中國回教人急須作的事業。例如大規模的生產事業，廣泛的慈善事業，和其他一切積有利于國家，造福於人民的事業，——我想這都會有顯然的成績的。如此，則不但我們算盡了救國的重任，使國家得到實在的力量，更能把這久已無聲無氣的中國回教發揚起來，使得非回教人亦可知道中國回教人的力量！

至於生產事業怎樣創造法；教育怎樣改良，怎樣去發展；慈善機關怎樣設置和其他一切所要興辦的事業，都怎樣設施去；有機會我們還要詳細的討論。

落 伍 退

一天約在下午兩點鐘，黑沉的天空，佈滿了陰雲一縷一縷沉黯而靜悄的雨絲，絡繹不停，在這寬廣的花園裏，鋪了一條圓石子的曲徑，徑的終點，便是一所瓦房。長窗大廈，遮着是淡綠色的窗簾，房子後面亂插着些綠竹，一些掉落的竹葉，婉婉的在水面上漂浮。二位在屋裏談話的男女，他們正是夫妻，婦人年紀不道二十多歲，那位男子也有差不多的年齡。現在我們且聽他們的談話：

男：『你現在聽說李的那件事嗎？』

女：『不會，他們走到那條路上去？』『他們已經離婚了，你沒有見着今天的新聞紙上，還有啓事嗎！』

『那能這樣馬馬糊糊的就完，柳女士豈不要告他嗎？』

『雙方同意還告什麼！』

『我想柳女士未見得願意這回事吧！』

『究竟他們是怎麼回事我還不大清楚。』

『柳小姐和李先生他們都是鄉下人，你是知道的了他們這件婚姻，一起起雖說是李的母親主

張，可是已經得了李的同意；那時李還在初級中學，他的母親把他叫在面前，同他商量；這樣情形在鄉間已經是很維新的辦法了，若論前數年簡直“商量”二字就無從說起，那時李的心中說不出的高興喜歡，第一層柳家很闊，在他們的村中，真是個首屈一指的財主。論像貌雖不是天仙般樣，也總是清秀脫俗。尤其是那個性情溫柔和藹，更是難得的一件了。李總是十幾歲的孩子所喜歡的也不過是金錢，顏色，對於柳小姐，這種高尚的品德，他到未曾顧及。李是這樣十二分的滿意承諾了，至于結婚的一二年間，夫婦異常和美，兼之李是在北平讀書，每半年才要回家一次。至於柳女士對於公婆方面，侍奉得非常週到，討得二位老人歡天喜地。每值李回家，必要對他誇示兒媳的好處，鄰里怎樣讚揚。李對他母親，只是咪咪的笑，他的二歲的小女，總是穿着滿新的花衣，當他在家的這些日子。

可是此後的幾年間，李對她就冷淡了。先時李是一語不發，不對她表示什麼，後來呢，李就每每的發脾氣。再進一層說，簡直是開始虐待，柳女士，既是那樣溫柔知禮，所以對於這些懷酸從未向公婆談及。李是明顯和自己過不去，尋覓

欺人，但是究竟爲什麼，總也摸不着頭腦。尤其是李在大學二年級的那一年，回家的那天，正是陰曆五月，天氣金晃晃的，河水反映到目中，委實的難受。村街靜悄的景象和兩傍密密的樹層，真是個驕豪神色。李遠遠的乘着洋車前進，滿臉盡是些悲愁樣態，憔悴的樣子不堪形容了。進門後，就在他母親房中，談些別後家中的情況，少時就跑到自己屋裏去了。李抬頭四望。這屋裏還依然的陳設，再看柳穿着一身竹布褲褂。

她說：「你是先喝水還是先洗臉？」

李：「這麼多土不洗臉怎麼着！」

於是柳就懶懶的打了一盆水放下，而李還是一氣也不出，柳連問他許多話，他只是不理。

她至終忍不着了，坐在一旁漸漸的落下淚來。于是強着的要說些話，她那時的心中，就像蠍子螫了一樣吧！不！不！我敢那麼說，也許比那個還利害吧！簡直我沒有法子形容。

她說：「你對我這樣究竟是爲什麼緣故？你這樣暗暗的表示，現在就是我死了要明白死的道理呀！」

于是李懶懶的說道：「我們原不是什麼幸福的婚姻，我又終日在外飄泊，我既不能和你相共

好……不要……耽誤你的黃金時代！」（未完）

願天下迷途人都歸了 正道

志遠

近閱光報登載許多歐洲人皈依回教，今遂譯
於後：

I 倫敦報載一貴族婦人德陽穆答 (Dayang Mada) 於二月十八舉行信奉回教典禮。她從黑利史扎克博士 (Dr.Khalid Sheldrake) 學習古蘭經甚有心得。當她正式宣布信奉回教之後，便去學習祈禱之儀式，並選擇一新名為黑爾恩尼撒 (Kharu-Nisa 其意為最美之婦人)。

黑博士，他是一位常與光報見面之投稿人，他對於宗教工作是很熱心的，曾領導許多美國人來信奉回教。

II. 從瑞士 Anjuman 寄給光報一種消息：有許多瑞士人都來信奉回教，他們並把那種宣言的式樣寄來。今譯後：

“我作証除去安拉之外，沒有任何配受我們崇拜。我作証先知默哈默得是主宰之傳言者。我藉著我自由之意志，誠懇莊重宣言，我選擇伊斯蘭作我的宗教；並且願按伊斯蘭所告訴我們的去

生活成一個完善的穆斯霖！”

感 言

那種改心 (Conversion 直譯爲改信他宗教之行爲) 紿伊斯蘭一個提醒。伊斯蘭，——宇宙之真理——是我們僅有之信仰，那種信仰在西歐有知覺的人都已趨向那方走去。我們常急切想現代科學精神是正爲伊斯蘭舖了道路；可是在全世界只有歐洲是一塊最合適的地土，去種這合理而且自然之宗教的種子。關於這點，大多數回民無論怎樣仍然抱悲觀。他並且以爲在西方散伊斯蘭的光明是白費時間金錢而終于無用的，我敢說那種人不是真不清楚，便是對伊斯蘭缺乏真實信仰。只因那種在事實繁殖很利害的，故在理論方面是很難辯的；可是你若找一公正人跑去看，他一定要告訴你那種道路上的風已經吹起來了，至於西方的開明世界那風無疑的是吹向伊斯蘭的。伊斯蘭是因開明人類心與靈的所在。

看了正道七八兩號後與編者及海朗諸君的商榷書（續四號）濟

現在我對於海君的通訊有所商榷：

維諒弟是我多年神交的好友，他本來是作埃

及夢是我勸他留印，將來對我國回教努力，本來他能在印住了這們多年，這種耐苦求知，為團體不顧私人の大無畏精神，可為我們後起的青年模範，是我欽佩到一百二十分的；我們當為中國回教尊敬他。這幾年我和他已少通音信了，此次見到他的著作始知道他還在印度呢，心中又安慰又歡喜，我藉這篇文字，也可說是和他通訊了。我對他的大著有一部分是同情，有一部分是不敢贊同的，如其我說的不妥，請他同讀者編者再有以教我。不過他的主旨同我們是一樣的為振興我們中國回教，提高我們的人格與地位，改善經濟與教育等。但是他的手段與見解欠妥，那麼我不客氣的說一下，請不要見怪。因為中國回教，是我們回教人人的，不是你我的，所以不妨大家各抒所見，集思廣益，以謀我們的復興。

他的題目是「中國回教將來應有的趨向」，看起來，想必是一篇策論，定然必指出一種當去的方向，而他又說是應有，可見這種肯定的意思了，這是我數年晝夜用盡心血，除功課外，無時無刻不研究的一個大問題，我為這個問題讀的回教哲學書亦不少，西洋社會科學書與各回教的演進史文化史，思想史，及世界史，政治經濟等書籍

，但還不敢說有一肯定的意見，不過可說得着一點線索。

我驟看這個題目，我還不能信國內有人能發這種言論，後又看見署名海維諒，那們我相信或者維諒在印已將這個問題研究好了，我于是乎又怪編者先生把這篇文字，錯排在通訊欄內了，當然放在論叢欄內較為合宜，我不停的一氣把他讀完，結果反招起我不得不向維諒要求商榷一下的必要了。

他的文字的前邊所說的問話，是很有趣味的，由「對於國家有何供獻」句起，至「到底有多少」句止，是太有趣味了，不過下邊幾句話，太有倚賴性，要求人解釋的不好了，尤其是因為非回教的商務書館的無中國回教史，就說回教太不自振了的話，未免欠通。中國的書局，沒有中國回教史，那不是回教的不振，那是我們全中國人之恥，尤其是回教人之恥吧了，何能說是回教不振呢？英人美人到我們的喜馬拉耶高山與蒙古沙漠去探險，法人又組織什麼黃種的考查團上新疆，我們的大人先生們不過給人家作作洋買辦而已。我們自己不能研究，專門自私的內爭，民族性慢慢喪失，這是多麼可恥！別說中國沒有回教史，就

是正當用的教課書又有多少呢？國學不振，沒有研究學術的多的學者，這是全體的可恥，不專專是回教的不振，也可說是全體的不振。老弟，我們生在這個時代，尙不能言論自由，你想那專制的時代屢興文字獄的時候，誰又敢說呢？尤其是回教哇！請你看看小方壺齋地輿圖等一類的書；我在十年前在安東圖書館曾看見過一次，我尙很詫異，等到後來研究各國回教史，一出洋，哈哈才多少的明白一點呀！

蒙你介紹了印度回教的不少古蹟，多半是我不知道的，我在這裏給你道謝！你說：「你到印後被印人一問，才發生多的感觸」，這正是留學的好處，比方魚在水中絕不知道水是什麼，與他的好懷，等一出水，他這才知道了，懷疑是研究的動機，沒有懷疑，決沒有研究的需要，研究的不易不在材料的難尋，研究的根基也不是材料，是問題，是對象，不論什麼事先有問題才能研究，沒有一個學問家先找材料，而後來研究的。研究的起因，是對於某物或某事發生懷疑，這就成了一問題了。問題就是對象，就是你所說的感觸，這是你所說的那些問話全成問題，你要想解決這些問題，當然你再找參考的材料，材料是工具，

不是研究的對象，請你多留意。假如要有一部中國回教史，那麼我們就沒有出息的去吃現成飯啦，最好是我們要用科學的方法來蒐集著他一本。我的意見，幾乎現在真有一本中國回教史，我亦要估量他的價值，我亦不能全信牠，有趣味的事，正是要我們自作自吃呀！

你說歐人能從「無」創「有」，我不知你是譏諷他們呢？還是說真話呢？假如是譏諷，那們就不論了，假如是真話，那未免又不通了，因為歐人中真正科學家，講實驗的不必說了。就連史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他們全不敢尙空談，專講真憑實據呀，我不知你此言究何所指？

印度回教與我們各有他的歷史，與在自家國內的地位，我們不能相提并論，回教入印度與入中國完全兩樣，請你注意印人在聚禮日念「虎圖白」時，那你就明白了，不必等念過印度史了。

印度回教在印是少數，他們在印數百年來是治者與征服的階級，同時佛教是出世的，故此印回教有那樣文化，反過來一論我們呢？自入中國後常是被治者階級，除去元朝百餘年不算，到滿清時更糟啦，民國微抬高，以後的振興與否，全看你我這般青年了！吳老頭子在民十七有一句話：（

……我們把政權交給他，他要作張作霖也由他，要作基馬耳也由他……）以後我們的責任很重。汪精衛說：（……要革命的向左走……）我可套他一句話：（……回教中要自救的快攜手前進……）。

中國的門戶開放政策，不是中國人願意，亦不是爲注入新思潮，「門戶開放」的後邊緊跟住「機會均等」；這是列強想分我們，他們中的一個智者——美國——因恐分贓不均，惹起列強間的衝突，才想了這們一個妙計，美其名曰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因而我們流入次殖民地。咳！現在日本到啦！以後恐門戶亦不能公開啦，機會也不能均等啦，聽他一個人霸佔，作婢作奴吧！

朋友！你別聽空氣，國事多半是換湯不換藥，我們別靠什麼政府啦！大人先生啦！要辦，你我小民大家齊心齊力就好啦。

國事有人提倡，一半是因爲陞官發財，念書爲什麼，不是爲陞官嗎？官與財有聯帶的關係！哈哈，誰又作這種窮苦的社會事業呢？

你說：回教的領袖是馬福祥，但是不知道這是你一個人這樣承認呢？還是大家公舉的呢？或是因爲他有爵位而言呢？亦或是有學問呢？我並不反對任何個人，不過我說的是理，大凡是一個領

袖，必有號召羣衆的能力，領袖有他的能力，有他的學說，有他的主義，有他的思想，能代表全體的意思，能為群衆謀幸福，不是某某有位，有權力，有大洋錢的就是領袖。孫中山是個窮人出身，在滿清時，大家說他是禍水，怕革命黨有如怕洪水猛獸，他秉大無畏的精神領導國民黨革命，間接領導民衆，到今天他雖死了，精神還在領導民衆呢！試問你所說的這幾位大人先生有這樣的資望嗎？爵位與大洋是一時的，而且不能長，如中山先生這種領袖人才是永久的。

你先說中國沒有像 Mauhamnud ali(穆罕默德阿里)弟兄那樣領袖人才，隨後你又說可推舉某某大人先生們作代表，而馬福祥又成了我們的領袖了，這不是你以己之矛攻己之盾嗎？請你將穆罕默德阿里弟兄，與你所說的大人先生們比較一下，你的罪就不打自招了。

中國人有一種頂壞的習慣，是以為作官的是治者，這是封建思想，現在中國是民國，不當存這種思想才對。主席總統不過是公僕的一個別名吧了，你要是存這種思想，我希望你快改，不然請你別提倡這個才好。

立回教學校，慢慢的自有能成的一日，不過

不要全仰人鼻息，專倚賴政府與大人先生們。社會學中有一個定律是「凡事皆生於需要與逼迫」就是進步亦是如此，愛墨森Emerson說：「人苟能惰，無有不惰者」進步也是逼出來的，如中國的改革，因為你不改革你就不適於現代，那們你就不能生存了。

我希望你從研究學術，研究問題著手，不可學中國式的尙空談，不對現的支票，沒人敢領啦。

中國回教的團結，一定在二三年內有可能的實現，但不是你所說的，由各團體聯合成的，一定是出於民衆的意識的。因為不以民意為意的政府必倒，這是一個定例呀！至好等你回國提倡，或可有望，對於向外宣傳，我們現在沒有這種必要，亦不必，內部的整理實行，比空宣傳好的多。土國的革命，又先向誰宣傳來呢？他現在成功了，而我國革命家，天天在忙貼標語，呼口號，那麼實際呢？一樣是人民受痛苦！胡漢民說：「土國國民黨是沒有宣傳的一個政黨……」吾國特立宣傳部，但吾國與土國的聲名在國際上又是個什麼樣呢？請你想一下吧！對你這篇文字的商榷暫作一小結束。

(未完)

禮拜時刻表

禮拜守定時，那是主命，有了禮拜時刻表，對於時候的出入，便有了把握。

五色彩印 潔白紙張

家庭裝飾 禮拜準繩

每份二角郵費在外

北平牛街清真書報社啟

教授阿刺伯文的學校
不可不採用

◎.....◎ ◎.....◎ ◎.....◎ ◎.....◎ ◎.....◎
阿 文 新 讀 本
◎.....◎ ◎.....◎ ◎.....◎ ◎.....◎ ◎.....◎

這本初級第二冊的讀本，是用八十磅木造紙亞鉛版印的，它的精美不是自獎，的確可稱手屈一指。並且每頁都有美麗的圖畫，很易引起讀者的美感。每本壹百二十頁，只售六角，教授阿刺伯文的學校不可不採用。

北平牛街清真書報社啟

天熱啦！

您的禮拜帽子也該換季啦！

本社所發售的夏季禮拜帽，布質堅固，式樣時髦，製造精細，價格底廉。價目如下：

各色洋紗禮拜帽	每頂	四角
潔白夏布禮拜帽	每頂	二角五分
米色夏布禮拜帽	每頂	一角五分
頂上門布禮拜帽	每頂	一角

現在已然出版——

——穆聖的感應

看了這本書之後 { 能夠使你知道真宰的權能
 能夠教你看穆聖的感應
 能夠增加景仰穆聖的信心
 能夠對於教門撩衣而進步

這本書是 { 說「臥兒足」的好材料
 修養信心的好寶筏
 勸化教胞的好言語

聖人之爲聖人，必有感應焉。感應者，聖人爲聖之証據也。吾聖穆罕默德，爲萬聖首領，宇宙間之「買格蘇得」，故其感應尤多。是書載其平生最着之大感應二十餘種，事出神奇，使人閱後便能感到真主之大能，而對穆聖更加景仰也。刻已出版。欲知穆聖感應的同胞們注意呀！

每本售洋三角

北平牛街清真書報社發行

徵稿

→各地穆斯霖的寫真

伊斯蘭傳到中國，總有一千多年了。它的教徒散處在各地，就是很偏僻的地方，也可以見着他們的踪跡；數目雖沒有精確的統計，可是總有好幾千萬了；悠久的史實，廣大的幅員，衆多的教徒，很可以稱得起一個「盛」字；可是若想了然各地過去的情形，現在的狀況，將來的發展，那可太難了！本誌爲補救這種缺憾，很願意發表各地穆斯霖的寫真。

熱心教務的同胞們，快起來作這有意義的工作吧！

本社備有填寫項目格式以供參考，承索即寄。

北平牛街清真書報社正道雜誌社啓

中華郵政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THE JUSTICE
MONTHLY REVIEW

Vol. 2, No.6, JUNE 15, 1932

Edited by The Searching Academy
Publisher-Chinese Islamic Book Co.

Ox street Peiping China

Price: 60 Cents Per year

Postage extra

本刊鳴謝

北平孫芝山先生捐洋一元

◀ 惠書誌謝 ▶

東方公論	六十九，七十期……	北平
十 日	四卷五十八期……	廣州
青 春	一卷五期………	廣州
鐵道月刊	三十七卷一號……	上海
包頭日報	按日均收………	包頭
教育研究	三十五期………	廣州
穎 光	二十七期………	北平
醒時月刊	八十四期………	瀋陽